

陪你游甘孜

色达色柯游记

◎韩晓红

色柯藏语意为“金谷”之意。走进色柯，就走进了神话世界。这里有雪山，有湖泊，更有尼玛(太阳)，有达瓦(月亮)。尼玛依偎着雪山，为雪山铺上了金色，或许，尼玛就是雪山的儿子。达瓦映在湖泊里，赋予湖泊浓浓的诗意，或许，达瓦就是湖泊的女儿。我在色柯遇见了叫尼玛的小伙子，他的歌声闪亮，是来自雪山草地的诗情画意；尼玛的踢踏舞是来自心灵世界的节奏，是慰藉灵魂的震撼。我在色柯偶遇了名叫卓玛的达瓦，她的歌声甜润敞亮，是来自湖泊深处的诗情画意；卓玛的曼舞是柔润的达瓦经过沉思之后洋溢出来的挚爱与温柔，是染醉生活的靓丽与甜蜜。天牧，一曲浪漫的歌舞之后，热情的色柯人把人间大美融汇成一条洁白的哈达，载歌载舞，献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歌声中，弥漫着香喷喷的青稞酒浸润出的豪爽与热情。

喝下一碗青稞酒，就饮下了一支美丽的山歌，一幅歌舞的画，一首雪山湖泊的诗。金谷，闪亮辉煌，是金色的微笑。金谷，浓郁芳香，是绽放的深情。对着雪山歌唱，是祖先的恩赐，清幽的醇香，是高原金灿灿的闪亮。绕着湖泊舞蹈，是自然的馈赠，清扬的碧波，是格萨尔王妃珠姆赐予色柯人的情场。尼玛在雪山之巅，在天上。达瓦在湖泊之怀，在静中。一个是金谷，一个是哈达。我走进了牧人的帐篷，尼玛在弹琴，卓玛在歌唱，歌声里有绿油油的草地，歌声里有牦牛的悠闲与恬静。一位叫仁孜多吉的老人坐在草地上说唱，格萨尔史诗的琼浆润育着广袤的大地与草原，润育着一代又一代的色柯人。我坐在人群里聆听优美的说唱，

沉浸在格萨尔史诗的高傲与浪漫中，身旁的孩子不时同声说唱，精彩处，不时有人兴奋地诵唱。这是一个浪漫的世界，所有的人都沉浸在英雄的故事里，都兴奋在英雄的驰骋疆场的豪迈里。这是一个神奇的世界，史诗之轮在色柯人的热爱中传承，英雄的力量存活在色柯人的情怀里，明亮而高扬。金谷，是牧女映山的歌谣。金谷，是小伙豪爽的踢踏。我静静地聆听着牧女唱的山歌，歌声洋溢着清亮的音域，舒展着温柔与向往。我静静地欣赏着小伙跳的踢踏，舞姿阐释着浪漫的节奏，豪放着欢快与阳刚。我知道，这是幸福的艳遇，因为牧女拥有宽广情怀，爱在金谷，乐在金谷。我知道，这是歌舞的海洋，因为小

伙拥有英雄的气质，拥有放牧爱情的故乡。这是一次幸福之旅，温馨的阳光把我的身影镌刻在草地上，连同我的深爱，连同我的追求；这是一次浪漫之旅，悠扬的山歌把我的情怀定格在湖泊里，连同我的拥抱，连同我的亲吻。洞开的心扉，因金谷而温馨；敞亮的情怀，因金谷而沉醉。草地上绽放着艳丽的花朵，朵朵都是我前世的渴望；雪山上闪耀着金色的光芒，缕缕都是内心的圣洁与向往。色柯的山有飞鸟在翱翔，色柯的水有爱情在荡漾。雪山下有清泉在流淌，有童话在徜徉，有诗歌在奔放，有纯净在歌唱。我深爱着的色柯，就这样孕育了我挚爱的格萨尔史诗，就这样赋予我对格萨尔史诗的深情渴望。色柯，是我灵魂世界里的一汪深爱！

秋色西来

◎何源良

才刚入秋几天，暑气依然滞留盘旋，只是秦岭山影却一天天清晰起来。那山色如同泡开的茶，从混沌的灰绿中，渐次显出浓淡有别的层次来。清早起来，常能看见秦岭顶上笼着薄薄一层白雾，似谁随手抖开一匹轻纱，然后慢慢流动着，飘浮着，显出山峦起伏的轮廓，又终于被风吹散得无影无踪了。我们这些常看山的人，总被山色变化吸引着，然而此时，田里的玉米穗子却更显眼了。玉米穗子已由紫红渐渐褪成了灰白，玉米叶也失去水分，干枯蜷曲，在风中相互摩擦出“沙沙”的声响，如老妪数着念珠般，絮絮叨叨，自说自话着时间。田间小径旁，枣树已挂满了累累果实，红绿相间，煞是好看。枣儿们缀在枝头，有的青涩害羞，有的则腮红了脸，倒像是挨了训的孩子。树下有位老人，正仰着头数树上的枣子，他数得极认真，花白胡子随嘴唇轻轻颤

动：“一、二、三……”数着数着，却忽然停了，他拍拍脑门，自嘲似的笑道：“又数岔了，又数岔了！”于是重新仰头，又从一数起。田边溪水也悄悄变了样，水势渐缓，水色变浅，显出底下干净圆润的石头。溪水滑过石块，仿佛被筛过般，透明清澈，发出清越的“淙淙”声，好像弹拨着古琴，吟唱着初秋的歌谣。几片早凋的树叶浮于水面，被水流载着，晃悠悠漂向下游去了。几只蜻蜓立在溪边石上，翅膀被水汽打湿了，闪着微光，如同晾晒的细软纱巾，被风轻拂拂动。农家小院里的景象也换了新模样。家家户户门前铺满了刚掰下来的玉米棒子，金灿灿一片，如大地晒暖的皮肤。妇人坐在小凳上，埋头剥着玉米粒，玉米粒噼啪落入盆中，如同下了一场金雨。汗水顺她脸颊淌下，沾湿了鬓角几缕头发，头发上又粘上了几根玉米须，可她浑然不觉，只偶

尔抬头望望天，像是担心天色变化，又像是惬意享受着这份忙碌。院墙角落里，堆着新割的麦草，散发出阳光晒过的清香，草堆上卧着一只懒洋洋的黄狗。阳光温存地拂过狗背，黄狗半眯着眼睛，仿佛在回味夏日里酣畅淋漓的奔跑。草堆旁边，有只母鸡领着几只小鸡在觅食，小鸡绒毛未褪，叽叽喳喳，跌跌撞撞，脚步踏过之处，便扬起些微尘烟，又被风卷走。溪水边洗衣的妇人越来越多，她们手中的棒槌敲打衣物之声，也如秋日里渐渐密集的鼓点，在村中此起彼伏地响了起来。衣角随水流舒展，又被槌打，溅起的水珠在初阳中晶莹闪烁。妇人们蹲在石上，说说笑笑，聊着家常里短，也聊着刚刚开始秋日时光，声音随溪水漂远，又随风送近。黄昏时分，风终于凉了。这凉意仿佛从秦岭那边翻山越岭而来，拂过田野，拂过村庄，也拂过人们疲惫的肢体。站在院中，凉风掀动衣襟，猛然

间一股冷气从颈后窜入衣领，不由人轻轻打个寒噤——我骤然惊觉：原来秋意，竟已如此真切地，悄然触到了皮肤之上。暮色渐深，西边的天空涂抹出几缕红霞，宛如燃烧的火焰，又像是大地蒸腾而出的暖意，在作最后绚烂的告别。老人坐在门前，叼着烟斗，望向远处被霞光染红的秦岭，轻声自语道：“天要凉哩……”声音如烟，在晚风里飘散。院中妇人正收拾晾晒的玉米，玉米粒在余晖下红得耀眼，恰似晚霞从天上掉下来，跌碎在了人间小院里。秋色缓缓西来，山间雾霭散了又聚，聚了复散；人间日子却如院中玉米棒子，层层裹紧，垒成金黄小丘——原来季节轮转，只是将熟透的时光静悄悄堆叠在檐下，待我们伸手去剥开；剥开一粒粒微凉，剥开一颗颗明亮，剥开那沉甸甸却无声的、日子的甜与重。秋来了。

秋染石榴红

◎张晓敏

家乡的石榴红了，这是每年秋天让我期待的事情。老家院子的西墙角，有两棵石榴树。秋天它便成了院子里耀眼的存在。石榴树并不高大，却枝繁叶茂。虽然入秋有段时间了，石榴树的叶子依然青绿。树干盘旋向上，树根处长出一丛侧枝。秋阳下，圆形的石榴日渐羞红了脸庞，闪烁着动人的红晕。石榴成熟了，个个硕大的石榴压得枝头下垂，黄里透红，红中透黄，让人垂涎。金秋时节，当凉风拂过，空气中便开始弥漫着一丝清甜。漫步公园、小

巷、乡间。总能不经意地看到一株株石榴树。青灰色的枝桠间，坠着颗颗红果，像挂了满树小灯笼。有的裂开了嘴，莹莹的籽儿从缝里露出来，沾着晨露，看着就甜丝丝的。院墙下，父亲种下的石榴树，主干有手腕粗，东边那株枝干虬结如游龙，结的果子总带着酸涩；西边的石榴树结出的果，籽粒甜得能沁出蜜来。秋天结的果，有一些能从墙头探到邻居家。那时候总盼着它成熟，看果子从青变红，我等不及了，就偷偷摘一颗，籽粒硬邦邦的，酸得我眯起眼。父

亲说：“再等等，中秋石榴才甜。”最难忘的是八月十五月圆之夜，在院子里过中秋的时刻。我们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桌上摆满了各种美食和月饼。成熟的石榴，果皮光亮，向阳的一面呈现出诱人的红色。轻轻剥开，便是一场视觉与味觉的美妙滋味。里面的籽粒不像普通石榴那样需要费力去啃，而是颗颗饱满，晶莹剔透，真如古人所言“红似玛瑙，白若水晶”。最妙的是它的“软籽”，几乎无核，满口都是甜美的汁液，可以大口咀嚼，尽情享受那份“水晶为粒玉为浆”的畅快。

剥石榴是有讲究的。不能硬掰，要先在顶上开个口，顺着纹路轻轻剥开。里面是水灵灵的石榴籽，颗颗饱满，晶莹剔透，像红珍珠一样挤在一起。咬一口，甜汁爆开，让整个人都美滋滋的。吃石榴不需要斯文，一粒一粒地吃，那是不过瘾的，需要一把一把地往嘴里喂，一瞬间，口腔里都是石榴籽汁水甜津津的味道。秋风吹过，枝头的石榴红得发亮，像挂了满树小灯笼。这红石榴是秋天的礼，是大自然的情分，更藏着我心里最甜的记忆——一口爆汁的甜，是乡愁的味道，也是日子红火的盼头。

秋天，在画 中行走

◎李成炎

履痕秋色

第一脚踩进银杏堆时
脆响是卷边的画框
阳光漏过枝桠的指缝
在鞋面绣碎金

风把梧桐叶掀起来看
背面藏着浅黄的纹路
卖糖炒栗子的推手
铁桶里滚着暖红

我伸手去够悬着的柿子
指尖刚碰到霜
就有片枫红落进掌心
像画家用剩的颜料

再往前走两步
石凳上的落叶会动
是蚂蚁在搬秋天的碎片
我不敢走太快

怕惊飞枝头的麻雀
它们正啄着画里的光
把影子叠在我的鞋尖

流动的色谱

河湾把芦苇弯成逗号
流水是未干的墨
一只灰雀掠过水面时
翅尖蘸了蓝

我沿着木栈道走
木板缝里钻出的狗尾草
正摇着细碎的白
像画纸上没扫净的棉絮

对岸的山楂树举着红灯笼
风一吹就晃
有颗果子掉下来
砸在水面晕开圆

我蹲下来拾半片枫红
背面还沾着昨夜的露
凉意在指缝间漫开
像画里渗出的秋

远处田埂上的稻草人
正晃着空袖管和云说话
我停下脚步听
听见秋落在草叶上
沙沙的，是画在生长

